

古希臘的石頭文化

PART 1

石頭文化是人類文化的經典。史前的人類要用石頭表現一種什麼文化？表達一種什麼信息？表示一種什麼象徵？什麼祈禱？什麼告誡？什麼氣場？什麼昭示？什麼慶典？直到今天，人類對於世界的認識已經幾乎無所不至，甚至探索到宇宙的黑洞、磁力場、引力波，但史前的石頭文化卻依然未能破解，依然是個奧秘，依然讓人類困惑。

英國史前的巨石陣，它是 30 根巨大石柱上架著巨大的石頭橫樑，石頭彼此之間用樁頭、樁根相聯，形成一個封閉的石頭圓陣。在巨石陣東北側先人們留下一條神秘的通道，在通道的中軸線上豎立著一塊完整的“飛來石”，高 4.9 米，重約 35 噸，而每年冬至和夏至從巨石陣的中心遠望“飛來石”，日出正巧隱沒在“飛來石”之後，只見霞光不見日。據現代科學家研究，早期人類根本就不可能建成巨石陣。這個巨石陣已經 4300 年了，比金字塔還要早 700 多年，至今仍然神秘地傲立在蘇格蘭南部的沙利斯伯里，依然傲對青天、碧海、綠地，向後人求解，難道再過 4300 年依然無解？

土耳其東南的哥貝克力石陣更古老、更偉大、更隱密，石頭文化的咒語究竟在哪裏？

據史學家考證，這是由數個巨石祭壇組成的巨大的石頭佈陣，每個祭壇由重達數噸的 T 形巨石呈環狀排列，數十根巨大的石柱排成一連串的圓環，讓人更感到奇妙和神秘不解的是，一些巨大的石柱表面是光滑的，而另一些則環繞雕刻著狐狸、獅子、蠍子、禿鷹。要知道這個極偉大、極巨大、極神秘、極不可思議、至今仍未破譯的石頭佈陣的修建是在大約 11500 多年以前。我們中國人常說萬歲，喊了 2000 多年，其實人類的祖先在土耳其擺下的石頭謎陣才真正是萬歲。

古埃及金字塔屹立在開羅也有 4000 多年了，胡夫金字塔高達 146 米，在建成之後的 3800 年一直是地球上最高的建築，它由大約 200 萬塊巨石構成，巨石平均質量達到 2.5 噸。現代機械工程學家認為，即使利用現代的建築科技，想要再建一個屹



立數千年的金字塔也絕不可能。古埃及人當時是如何把重達數噸的巨石搬運到金字塔的頂端的？千百年來各種稀奇古怪的解答無奇不有，有的甚至認為是外星人幫的忙，外星人也懂石頭文化？很多去埃及旅遊的中國人都要去參觀盧克索神廟，古埃及的王朝對石文化的追求而發生了變化。自胡夫王朝之後，國王們不再修建大型的石頭金字塔，其中可能有一個原因，再高高不上天，再大大不過胡夫，因此他們改修神廟。埃及的卡爾納克神廟佔地竟達 30 多公頃，有大小神殿 20 餘座，其中最大的寬 102 米，深 53 米，由 134 根巨大的石柱支撐，其中 12 根巨柱各高 23 米，直徑約 3.5 米，周長 15 米，頂端之大竟足以容納 50 人站立。用中國人習慣的計算方法，緊湊點擺四桌麻將。盧克索神廟完全是一座賦予石頭以生命、以文化的石頭世界。

2007 年我去智利訪問，當我站在大西洋岸邊時，我才發現那 600 多尊巨人石像離我還有 3600 多公里，去復活節島的飛機每週只有兩班，我無緣去探望那些充滿神奇、充滿詭秘、充滿傳說、充滿疑惑的石頭巨人。600 多位可能誕生於公元 400 年的石頭巨人，高 7-10 米，重 30-90 噸，有的石頭巨人還頭戴一頂帽子，而這頂帽子竟重達 10 噸之多，所有的石頭巨人都沒有腿，只取其半身，表情格外傳情，額頭狹長，鼻樑高起，眼窩深凹，嘴巴上翹，大耳垂肩。據看過的人說，每個石人不能久看，越看越活，越看越動，彷彿要把人拉入到面向大海的石頭人中。1600 多年過去了，無數科學家、學者都來考證過，這個石頭文化究竟要表現什麼？它們代表什麼？它們張望什麼？它們訴說什麼？它們又期待什麼？這些巨大的石頭是怎樣運到復活節島上的？彷彿已成千年之謎，恐怕還將迷惘人類數千年。

2008 年正值初秋時節，我率新華社國外工作考察組去希臘，時間安排得非常緊，省去吃飯時間，一路緊行，去雅典城外的衛城，那是古希臘文化的經典，也是世界石頭文化的聖城。

衛城在雅典城外，是建在一個不高的山丘上的“石頭城”，剛一踏進衛城就有一種巨大的蔽穆之感，這就是和老子、孔子一個時代的建築物？這裏曾經留下過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柏拉圖的足跡？這闊大的廳堂中曾經迴盪過這些先哲們激動高亢的聲音？我想起一個故事，據說當張仃第一次走進山西大同雲崗石窟時，他被感動得抑制不住地嘔嘔哭泣起來，那是藝術撞擊心靈所產生的力量，催人淚下。我彷彿聽見衛城也有嘔嘔的哭泣聲。

地中海的餘霞照耀著帕提隆大神廟，愛琴海的涼風吹拂著多利安石柱，我悄悄

地坐在偉人們走過的石台階上，感受那還微微發燙的餘溫，抬頭望，那威武雄壯的帕提隆神廟，有誰心中會不怦怦直跳？那時那刻不知是你走進了 3000 年前的歷史，還是古希臘的文明史融進了 you？

公元前 800 年，古希臘人就建立起了衛城，那大約相當於我們的西周後期。古希臘人不知怎麼想的，衛城建的不是皇宮，是神廟、劇場、體育場，那可能是雅典的第一風水寶地。有石頭作證，三千年未滅，其可能一萬年不變。

衛城最著名的是帕提隆神廟，它供奉的是雅典娜女神。但帕提隆神廟中的雅典娜女神雕像已經毀於 300 多年前的戰火。但那些巨大無比的石頭還在，那石頭雕刻製作的文化還在。那足以讓你魂走魄遊、心往神會，足以讓你震撼，足以讓你沉醉，足以讓你流淚，足以讓你臣服。

帕提隆神廟建在高高的石階之上，石階底座上都有花雕鑲嵌，它長 70 多米，寬 31 米，有 46 根高大的石柱支撐著巨大的石頭樑頂，樑下有一排排古希臘時代的雕塑，我估計都是古希臘的傳說，它們都是古希臘文化的見證。雖然經過 2500 多年的歲月侵蝕，卻依然風采奕奕。那迎面的 8 根巨大的多利安石柱，矗立、筆直、威武、雄壯，古希臘人當年是怎樣把他們雕塑得那樣精細？又是怎樣像擺“積木”一樣把它們豎立起來？建設起來？那麼精細，那麼高雅，那麼藝術，那麼偉大。那些從附近山上開採出來重達 40 噸的巨石，巨石和巨石之間的建築縫隙只有一毫米的二十分之一，頭髮絲也插不進去，要想看清巨石與巨石之間的接合處，需要放大 60 倍才能看清。公元前 447 年的那些偉大建設者是怎樣建起這座偉大的石頭工程的？撫摸著、瞻仰著這些世界文明的“大石頭”，彷彿在聆聽一場史前文化的大課。

公元 1687 年，佔領雅典的土耳其人把衛城當成了防守古城的要塞，他們在帕提隆神廟中儲存了大量的彈藥，在戰鬥中，進攻者威尼斯人的大炮擊中了這些彈藥，引發了一系列驚天動地的爆炸，它罪惡地摧毀了帕提隆神廟的殿堂，即使是成噸的彈藥猛烈地爆炸，



神秘的希臘衛城

它也不能把代表古希臘文化的古建築徹底摧毀，帕提隆神廟當與地中海、愛琴海長存！

比帕提隆神廟晚數百年的秦王朝的宮殿，被項羽一把火燒得灰飛煙滅，公元前的中國古建築蕩然無存。

這是歷史的悲劇，也是木文化的必然！

在帕提隆神廟的側後，是著名的埃利赫特神廟，也是一座無限神奇的石頭文化的結晶，讓世人讚頌和震驚的是埃利赫特神廟那巨大的石頭屋頂，由六位美麗如仙的希臘少女姿態優美地共同頂起，那是世界上最美的石柱。

我在中國看到過攀龍的石柱、貼金的石柱、彩繪的石柱，卻從來沒有看到過六位各具風姿的少女石柱。那六位希臘少女還清晰地保存著 2500 年前的微笑、青春、風采、神態。古希臘的石文化太神奇了，為了建築的美，更為了建築物的千秋萬代，他們把少女的頭髮留成像現代的披肩長髮，這樣就可以增加少女頸部的支撐；他們又讓每一位少女頭頂上都戴著一頂橄欖枝葉編成的花冠，這樣就分散了大石頭屋頂的壓力，使其數千年紋絲不動。古希臘的建築設計大師和藝術大師，數千年以後也讓人敬佩不已。

我們在新華社駐希臘分社社長梁業倩的帶領下來到古希臘的一座古劇場——埃皮達夫入斯劇場。

埃皮達夫入斯劇場是一座 2500 年前建的石頭劇場，它能容納 13000 人同時就坐，是一座露天大劇場。我不知道當年雅典有多少人口，2500 年後的雅典，常住人口也不過幾十萬人。它修建的石座位，每排有 260 個座位，一共有 52 排，採用階梯螺旋建築，由低往高，由小漸大，極像我們現代的露天體育場。埃皮達夫入斯劇場的高明之處在於無論觀眾坐在劇場的哪一排哪一座，無論在哪个角落，都能清楚地看見舞台上的表演，都能清楚地聽見舞台上的唱詞。沒有任何音響設備，要達到這種視聽效果，即使在今天我們也很難做到。我問那位陪著我們參觀的希臘朋友，這座 2500 年前的大劇場的設計奧秘在哪裏？他微笑著說，說出來可能並不複雜，但是



古希臘伊瑞克提翁神廟女神像門廊

要做到那就太複雜了。不是嗎？阿基米德說給我一個支點，我能把地球撬起來，槓桿原理自阿基米德發現以來已經不是秘密，但誰能像阿基米德說的那樣做到呢？您心中千萬別笑，如果阿基米德健在，誰又能斷言大師做不到呢？

更讓我吃驚的是，埃皮達夫入斯劇場不是博物館，不是展覽館，它正在上演 4000 多年前的古希臘悲劇，300 多齣古希臘悲劇至今在埃皮達夫入斯劇場已經上演了 2000 多年，演出了一萬多場，他們對我說，不但現在演，將來還要演，希臘人民、歐洲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喜愛她。

暮色降臨，華燈初上，燈光下的埃皮達夫入斯劇場更美了。來看古希臘悲劇的人已經開始陸續入場了，那麼多男男女女，說說笑笑地從四面八方走來，我悄悄地問了一下，每張入場券大概要 40 多歐元。比正在上演的美國大片還要貴，人們還願意看 4000 年前的古希臘悲劇，寧可擦著眼淚，掐著人中出來。這也是石頭文化的永恆。正如古希臘的悲劇大師歐里庇德斯死後，歌德就說：“沒有一個人能給他提提鞋跟。”

我從埃皮達夫入斯劇場最高的一排座位，一級一級地走下來，又一級一級地走上去，我彷彿在穿越那偉大的石頭文化。

石頭文化是歐洲文化的代表。

古希臘滅亡了，消失了，但古希臘的文化還在，還在一代一代繁衍，石頭文化不會變成朽木糞土。

古希臘文化又迎來了古羅馬文化，石頭文化又長出了新的花枝。

那天我們到羅馬時正趕上秋雨，綿綿的細雨讓排在羅馬鬥獸場外面等著進去參觀的隊伍變成了一枝開著五顏六色鮮花的枝條。到過羅馬的中國人多忙多急也要擠時間去看看那座 2000 多年前的鬥獸場，那該是古羅馬文化繼承古希臘文化的證明，也是石頭文化的另一枝奇葩。

這個能容納 8 萬多人的競技場，建成的年代相當於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竟然建設得那麼雄偉、那麼壯觀、那麼巨大、那麼“現代化”、那麼“科學”。凡是去過意大利羅馬的人可能都去看過這座聞名世界的鬥獸場，雖然你可能嗅見血腥味，不錯，就在這座用石頭建造起來、充滿古希臘古羅馬文化的超級競技場裏，第一場人獸大戰竟然持續了整整一百個晝夜，有九千頭獅子和五千多名角鬥士血染場中黃沙。據說一共有 72 萬人死在這座至今讓羅馬不知道該驕傲還是懺悔的大鬥獸場裏。

凡是參觀過這座曾被戰爭破壞，但當年雄姿依舊的石頭建築物，都會被它高超的設計建築和科技運用所折服。那是石頭文化的又一座經典標誌。如果是土木結構的建築那早就在戰火和數千年磨難中灰飛煙滅，變成一抔黃土了。

離大門獸場僅一箭之遙，便是羅馬凱旋門，它是世界上十幾座石頭凱旋門中的第一座凱旋門，至少要比巴黎的凱旋門早 1500 年以上。羅馬凱旋門是羅馬軍隊勝利的標誌，也是石頭文化的一塊里程碑。

羅馬萬神殿那用巨石搭架起來的建築美，幾乎到了讓人擊掌稱絕的地步。其規模之大、造物之美、裝修之精、穹頂之高，已經遠遠超出現代人的設想。萬神殿整整修建了一個半世紀，真應了中國人的那句老話：慢工出細活。在中國知名度很高的法國巴黎聖母院，是公元 1163 年開建的，相當於中國的金朝最鼎盛的時期，200 年過去了，當巴黎聖母院建成時，金朝已經滅亡了。意大利有座美麗的城市叫米蘭，在米蘭廣場上有一座米蘭大教堂，白色的大理石建築，有 135 個尖頂高高地指向藍天，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築。非常巧合，米蘭大教堂是 1368 年開始建設的，恰恰和朱元璋建立明帝國同年，而它整整建設了五個多世紀，當它完工時，在中國早已改朝換代，已經到了清王朝的光緒年間。德國的亞琛大教堂從唐朝興起開始建設，當唐王朝被朱溫的後梁取代而滅亡時，亞琛大教堂剛剛建成。它現在高高矗立在萊茵河畔，雖然經歷了那麼多戰爭卻完好無損，它是德國第一個被評為世界遺產的大教堂，也是世界上第二個被記錄在世界遺產名錄中的。離亞琛大教堂不遠的便是德國的科隆大教堂，前後一共修建了 700 多年。我沒聽說中國的哪家廟宇寺院經過一百年甚至數百年才修建而起的。道理似乎很簡單，我們的建築物是土木結構的，我們的寺廟中供的神龕多是泥胎塑就的。而歐洲是石結構的房，石結構的堂，石頭雕塑的像。石頭文化讓歐洲的古代文明避開了多少天災人禍，躲過了多少戰火兵燹，又留給後世多少珍貴無比的藝術珍品和文化經典。我去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龐貝古城。公元 79 年 10 月 24 日，維蘇威火山突然噴發，由天而降的火山灰埋沒了整個龐貝城，直到 1784 年一位農民在深挖自己家的葡萄園時才無意中發現了埋葬在地下長達千年的古城。當我 2005 年去參觀時，古龐貝城近 2000 年前的一切幾乎毫無損壞地保留下來了，石頭街、石頭牆、石頭院、石頭屋，石頭建造的神台、廣場、法庭、商店、劇場、殿堂，凡是石頭建造的都保存下來，凡是木頭建造的都消失了、燃燒了、毀滅了，只有石頭文化和文化石頭保留下來了。它為人類保留下



了 2000 年前世界上最美麗、最繁華的一個城市。

歐洲文明乃至古埃及，乃至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的兩河文明，都是依靠石頭作為基礎，作建築，都是依靠石頭才留下了輝煌燦爛的石頭文化。

當我站在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前，我深深感到宗教和藝術結合的完美和產生的巨大衝擊力量。僅僅是矗立在大教堂廊檐上的十一尊高大的大理石雕像，就足以讓人抬頭仰視，駐足細品。我在中國也看見過不少幾百年前的石雕人像，幾乎都是僵硬地挺立在帝王陵的“神道”兩側，那些臣子、將軍、使節、內侍的造像都是那麼千篇一律，好像是從機器中壓鑄出來的“模型”。面色呆板，有形無神。

中國也有石文化，也有輝煌耀眼的石頭文化，那在遙遠的北魏時代，公元 386 年。

那時候鮮卑族出了一位堪稱偉大的人物——拓跋珪，15 歲就“心胸天下，放眼世界”，就提刀躍馬，帶兵征戰，結束了中國歷史上最混亂的五胡十六國時代，結束了長達 130 多年昏天黑地的軍閥大割據、大混戰時代。拓跋珪統一中國北方後，定國號為魏，史稱北魏，成為北魏帝國的開國皇帝，他和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燾皆人傑，中國皇帝榜上的開明治國安邦皇帝，上馬提刀能開弓，下馬治國能安邦。

就是在北魏時代，中國的石頭文化得到了宗教的力量，有了極度的發展和卓越的成就，躋身於世界石頭文化之林，讓世界的石頭文化驚訝。

雲岡石窟、龍門石窟、敦煌石窟已被稱為世界三大石窟，都是在北魏時期建造的。麥積山、少林寺也都始建於北魏。北魏時期曾有 3 萬多處梵宮、佛寺、石窟、石刻、碑銘……

我不止一次地站在雲岡石窟的大佛石像前凝視。

那石頭高大雄偉，又善良慈祥，既在天上，又在人間。

圓鬢方額，高鼻深目，眉眼細長，嘴角上翹，巨耳垂肩，膀闊肩寬，五官端正，雙手疊放，威中有慈，莊中有親，氣度既恢弘又睿智。雲岡石窟中最能代表雲岡藝術兼收並蓄的當屬第 12 窟，此窟分前後兩室，前室北壁上，伎樂天們手持中原、草原、西域、中亞的各種古代樂器，或撥或彈，或吹或奏，或擊或打，或敲或拉，組成了一支一千年後再看也不落伍的大型交響樂隊。中國的石頭文化為何到北魏就似乎到了頂峰了呢？

我登泰山，泰山上的碑銘、石刻、石文化處多達 6000 多處。其中有秦時的《李

斯碑》，雖然僅存 9 個半字，但彌足珍貴。經石塔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石刻，現存 1067 字，每個字竟有半人之高，南北長 56 米，東西寬 36 米，彰顯了中國石頭文化的魅力。

到大唐初，貞觀年間，還有“唐昭陵”六駿石雕，不知為什麼，是什麼力量使石頭文化銷聲匿跡？是什麼原因使中國的石頭文化竟然從此如白蠟入火……

我多次冥想，2500 年前，古希臘的建築為何能告別土木結構，進入石頭時代？為什麼中國的建築，以至建築代表的美術、藝術、文化、文學卻始終停留在木結構時代？

空谷有回音，如逆風過耳，為什麼……

